蜀山劍俠傳/0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五回　賽仙朔三次戲法元　小孟嘗二番逢矮叟

下一回▶

法元酒飯用罷，便會賬下樓，去尋客店。剛剛走到江邊，忽見對面來了一個又矮又瘦的老頭，喝得爛醉如泥，一手還拿着一個酒葫蘆，步履歪斜，朝着自己對面撞來。法元的功夫何等純熟，竟會閃躲不開，砰的一聲，撞個滿懷，將法元撞得倒退數尺。那老頭一着急，哇的一聲，將適纔所喫的酒，吐了法元一身。明知闖了禍，連一句客氣話也不說，慌忙逃走。法元幾乎被那老頭撞倒在地，又吐了自己一身的酒，不由心中大怒。本想將劍放出，將那老頭一揮兩段。又想以自己身份，用劍去殺一個老醉鬼，恐傳出去被人恥笑。正想追上前去，暗下毒手。在月光底下，忽擡頭看見前面街道轉角處，站定一人，正是在那酒樓上所見的少年。便無心與那老頭爲難，連忙拔步上前。怎奈那少年看見法元，好像知道來意，拔腳便走，兩下相隔有十幾丈遠。法元萬料不到陶鈞見他就躲，所以走得並不十分快。及至見陶鈞回身便走，忙急行幾步，上前一看，這巷中有三條小道，也不知那少年跑向哪一條去。站在巷口，不由呆了一陣。猛然想起剛纔那個老頭有些面熟，好似在哪裏見過；又想起自己深通劍術，內外功俱臻絕頂，腳步穩如泰山，任憑几萬斤力量來撞，也不能撞動分毫，怎麼適纔會讓一個醉鬼幾乎將自己撞倒？越想越覺那人是個非常人物，特意前來戲弄自己。再往身上一看，一件簇新的僧衣，被那老頭吐得狼藉不堪，又氣又惱。等了一會兒，不見酒樓遇見的那少年露面，祇得尋了一個客店住下，將衣服用溼布擦了一擦，放在屋內向火處去烘乾。坐在屋內，越想越疑心那少年是那老頭的同黨。便定下主意：如果那少年並不在敵派教下，那就不愁他不上套，無論如

何，也要將他收歸門下，以免被敵人利用；如果他已在峨眉派門下，便趁他功行未深、劍術未成之時，將他殺死，以除後患。

法元打好如意算盤之後，就在店房之中盤膝坐定。等到坐完功課，已是三更時分，估量這件僧衣業已烘乾。正要去取來穿時，不料走到火旁一看，不但僧衣蹤影不見，連自己向秦朗要來的那十幾兩散碎銀子，俱已不知去向，不由大喫一驚。論起來，法元御劍飛行，日行千里，雖未斷絕煙火食，已會服氣辟穀之法，數日不飢。這塵世上的金銀原無甚麼用處，祇因在酒樓上秦朗會賬時，法元後走，恐怕難免有用錢的地方，特地給他留下十幾兩散碎銀子。也不知哪一個大膽的賊人，竟敢在大歲頭上動土，來開這麼一個玩笑。法元情知這衣服和錢丟得奇怪。自己劍術精奇，聽覺靈敏，樹葉落地，也能聽出聲響。何況在自己房內，門窗未動，全沒絲毫聲息，會將自己偷個一淨二光，此事絕非尋常賊盜所爲，就是次一等的劍仙，也不能有此本領。明知有敵人存心和自己過不去，來丟他的醜。沒有衣服和銀子，漫說明天不好意思出門見人，連店錢都無法付。自己是有名的劍仙，絕不能一溜了事，其事又不能張揚，好生爲難。猛想起天氣還早，何不趁此黑夜，上大戶人家去偷些銀兩，明日就暗地叫店家去買一身僧衣，再設法尋查敵人蹤跡。

主意決定之後，也不開門，便身劍合一，從後窗隙穿出，起在空中，挑那房屋高的所在，飛身進去。恰好這家頗有現銀，隨便零整取了有二十兩銀子。又取紙筆，留下一張借條，上寫「路過缺乏盤資，特借銀二十兩，七日內加倍奉還，聲張者死」幾個字。寫完之後，揣了銀子，仍從原路迴轉店中，收了劍光坐下。剛喊得一聲：「慚愧！」忽覺腰間似乎有人摸了他一把，情知有異。急忙回頭看時，忽然一樣東西當頭罩下。法元喊聲：「不好！」已被東西連頭罩住，情知中了敵人暗算。在急迫中，便不問青紅皁白，放起劍光亂砍一陣，一面用手去取那頭上的東西。起初以爲不定是甚麼法寶，誰想摸去又輕又軟，等到取下看時，業已被自己的劍砍得亂七八糟，原來正是將纔被那人偷去的僧衣。法元這是平生第一次受人像小孩般玩弄，真是又羞又氣又着急，哭笑不得。再一摸適纔偷來的二十兩銀子，也不知去向。僧衣雖然送還，業已被劍砍成碎片，不能再穿。如要再偷時，勢又不能。敵人在暗處，自己在明處，估量那人本領，絕不在自己以下，倘再不知進退，難免不喫眼前虧，好生爲難。猛一回頭，忽見桌上亮晶晶地堆了大大小小十餘個銀錁子，正是適纔被人偷去之物。走上前一看，還壓着一張紙條，上面寫道：「警告警告，玩玩笑笑。羅漢做賊，真不害臊。贓物代還，嚇你一跳。如要不服，報應就到。」底下畫着一個矮小的老頭兒，一手拿着酒杯，一手拿着裝酒的葫蘆，並無署名。法元看完紙條，再細細看那畫像，好似畫的那老頭，和臨黑時江邊所遇的那老頭兒一樣。越看越熟，猛然想起，原來是他。知道再待下去，絕無便宜，不及等到天明，也顧不得再收

徒弟，連夜駕起劍光逃走了。在路上買了一身僧衣，追上秦朗，迴轉慈雲寺去了。

說了半天，這個老頭是誰呢？這便是嵩山二老中一老，名叫賽仙朔矮叟朱梅。此人原在青城山得道隱居，百十年前，在嵩山少室尋寶，遇見東海三仙中追雲叟白谷逸。兩人都是劍術高深，道法通神，性情又非常相投。從頭一天見面起，整整在嵩山少室相聚了有十年，於是便把嵩山少室作爲二人研究元功之所。各派劍仙因他二人常在嵩山少室相聚，便叫他二人爲嵩山二老。朱梅舉動滑稽，最愛偷偷摸摸和別人開玩笑。既有神出鬼沒之能，又能隱形藏真。有一位劍仙，曾送了他一個外號，叫賽仙朔。他的劍術自成一家，另見一種神妙。生平未收過多的徒弟，祇數十年前在青城山金鞭崖下，收了一個徒弟，名叫紀登，便是前者多寶真人金光鼎去約請，被他避而不見的那一個。此人生得又瘦又長，他師父祇齊他肚腹跟前。師徒二人走到一起，看去非常好笑。朱梅還有一個師弟，也是一個有名的劍仙，名喚石道人。法元原是石道人的徒弟，石道人因見他心術不正，不肯將真傳相授，法元纔歸入五臺派門下。所以法元深知朱梅的厲害，嚇得望影而逃。

那朱梅是怎生來的呢？他原先本同東海三仙之中的追雲叟白谷逸二人每隔三年，無論如何忙法，必定到嵩山少室作一次聚會。今年本是他二人相會之期，忽然髯仙李元化專程騎鶴去到嵩山少室，告訴他說追雲叟煩他帶口信，今年少室之約，因事不能前來；同時還敦請他下山幫忙，去破慈雲寺，繼續準備日後與各異派翻臉時的事體等語。朱梅聽了這一番言語，自是義不容辭。他於是先到了四川青城山，考察了一番紀登的功課，知道較前進步，便勉勵了他幾句。那金光鼎原先與紀登本是總角之交，後來紀登被朱梅接引，洗手學道，二人雖然邪正不同，倒是常常來往。金光鼎去請紀登下山時，恰好朱梅正在那裏，問起根由，不但不准紀登與金光鼎相見，反申斥了他一頓。紀登無法，祇得叫道童回覆金光鼎，說是雲遊在外。朱梅在觀中待了幾日，靜極思動。心想各派都在網羅賢才，自己平生祇收這一個徒弟，雖然肯用功上進，怎奈資質不厚，不能傳自己的衣鉢。便想也去搜羅幾個根基厚的人，來做傳人。於是離了青城山，到處物色。順着蜀江下游尋訪，雖然遇見幾個，都不合他的意。前些日在漢陽江邊，用劍誅了一個水路的小賊。他便把賊人留下的小船，做起浮室泛宅上的生活。他生來好飲。本書中有三個愛喫酒的劍仙，一個是追雲叟，一個是醉道人，一個便是朱梅。他每日坐着小船在江邊沽醉，逍遙了數日。那日見陶鈞，便知是個好資質，一路跟下他來，故意將船泊岸，去試驗於他。朱梅早算就法元要經過此地，特意叫陶鈞在黃鶴樓相候，存心作弄法元一番。他把陶鈞引下黃鶴樓之後，便同陶鈞晤面，囑咐了幾句言語，約定第七日同往青城山去。這纔假裝醉人，吐了法元一身酒。後來見法元進了一家客店，知道他還不死心，便跟蹤下來。到了晚間，飛身進了法元所住的店房，將他衣服、銀兩偷去。原是念在他從前師父石道

人的分上，想警戒他知難而退，以免日後身首異處。及至見法元雖然有些畏懼，卻是始終不悟，又去偷盜人家，知道此人無可救藥，仍將盜來的僧衣和銀兩與他送還，留下一張紙條，作一個最後的警告。可嘆法元妄念不息，未能領會朱梅一番好意，所以後來峨眉鬥劍，死得那樣慘法。這且不提。

補說陶鈞在黃鶴摟上用了幾句詐語，脫身下樓之後，且喜法元並不在後跟來，於是急忙順着江邊路上走去，赴那老頭之約。剛剛走出三里多地，便看見江邊淺灘上橫着那老頭所乘的小船，知道老頭不曾遠去，心中大喜。等到跑近船邊一看，祇是一個空船，老頭並不在船上，心中暗恨自己來遲了一步，把這樣好的機會錯過。正在悔恨之際，忽然覺得身後一隻手伸過來，將他連腰抓在手中，舉起掄了兩掄，忽然喊一聲：「去你的吧！」隨手一扔，將他扔出有三四丈高遠。要換了別人，怕不被那人扔得頭昏眼花，跌個半死。陶鈞起初疑心是黃鶴樓上遇的那個和尚，便使勁掙扎，偏偏對方力大無窮，一絲也不能動轉。他自隨趙心源學藝三年後，武功確實大有進步。及至那人把他扔了出去，他不慌不忙，兩手一分，使了一個老鷹翔集的架子，輕輕落在地上。向對面一看，站定兩個人：一個正是那夢寐求之的矮老頭；還有一個老尼姑，手持拂塵，慈眉如銀，滿面紅光，二目炯炯有神。不由心中大喜。正要趕上前去搭話，忽聽那老頭對那老尼姑說道：「如何？我說此子心神湛定，資質不差麼。」那老尼姑笑道：「老前輩法眼，哪有看錯的道理？」

這時陶鈞已跪在老頭面前，口尊「師父」。老頭道：「快快起來，拜過雲靈山的白雲大師。」陶鈞連忙上前拜跪。白雲大師半禮相還。陶鈞又請教師父的姓名。老頭道：「我乃嵩山少室二老之一，矮叟朱梅是也。因見你根基甚厚，恐你誤入迷途，特來將你收歸門下。你要知道，此乃特別的緣法，非同小可。我生平祇收你師兄一個徒弟，他僅能將我的道法劍術得去十之二三。你如肯努力精進，前途實在不可限量，完全在你好自爲之而已。我同白雲大師，俱都是日內要往成都赴你師伯追雲叟之約。你急速回你寓所，收拾等候，七日內隨我同行。我先到青城山金鞭崖你師兄紀登那裏。你的那個朋友，雖然也向道心虔，可惜他的資質不夠做我的徒弟，再說他也無緣，想去也不行。你回去對他言明，叫他暫時不必入川。他過年將家事料理完竣之後，可到宜昌三游洞去尋俠僧軼凡。他若不肯收留，就說是我叫他去的。同時，叫他對俠僧軼凡說，他的徒弟趙心源，被西川八魔所迫，明年端午到魔宮赴會，人單勢孤，凶多吉少，叫他無論如何，要破例前去助他脫難。黃鶴樓上那個和尚，名叫金身羅漢法元，原先是你師叔石道人的弟子，也是一個劍仙，後來叛正歸邪。他必然仍要前來尋你，不要害怕，凡事有我在此。你此時回去，若遇着他，你祇回頭便走，底下你就不用管了。到第七天早晨，你一人仍到這邊找我。現時就分手吧。」陶鈞俯首恭聽，等朱梅說完之後，便遵言拜別而去。不提。

白雲大師原是從廬山迴轉，路遇朱梅，互相談起慈雲寺的事，纔知道她也是接了髯仙李元化代追雲叟的邀請。朱梅很得意地告訴她收了一個好徒弟，因要試試陶鈞的定力同膽量，所以纔突如其來地將他拉起空中。及見陶鈞雖然有些驚疑，並不臨事驚慌；尤其是看清楚之後，再行發話。這一種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態度，更爲難得，所以朱梅很覺滿意。白雲大師因要先回雲靈山去一轉，便告辭先走。朱梅便去點化法元，上文業已說過。

這裏陶鈞剛走到離許家不遠，忽見前面來了兇僧法元，在那裏東張西望，好似尋人的樣子。又見師父朱梅從一條小巷內步履歪斜，直往法元身上撞去。法元身法雖然敏捷非常，可是並未閃開，被朱梅一撞，幾乎跌倒，又吐了他一身，看去情形十分狼狽可笑。正疑心他師父要和法元比劍，打算看個熱鬧。忽然覺得有人在他肩頭上一拍，說道：「你看甚麼，忘了我的話麼？」回頭一看，正是自己師父，這一眨眼工夫，不知怎麼會從前面二十多丈遠的地方到了自己身後，正要答話，已不見師父的蹤跡。猛擡頭看見法元好似看見了自己，正往前走來，知道不好，慌不迭地連忙跑進巷內。且喜許家就在跟前，忙將身一縱，便已越牆而入，邁步進了廳堂。祇見許鉞正在那裏愁眉不展，問起原因，許鉞祇管吞吞吐吐不說實話，祇說四川之遊，不能同去，請他明日動身。陶鈞暗服師父果然先知，便把朱梅之言對他說了一遍。許鉞祇是嘆氣，對陶鈞道：「恭喜賢弟！還未跋涉，就遇劍仙收歸門下。愚兄雖承他老人家指引門路，去投俠僧軼凡，但不知我有無這個福氣，得廁身劍俠之門呢。」陶鈞見許鉞神氣非常沮喪，好生不解，再三追問根由，許鉞終是不肯吐露隻字。陶鈞不便再往下追問，祇是心中懷疑而已。許鉞也不再料理別事，每日陪着陶鈞，把武漢三鎮的名勝遊了一個遍。到第六天上，備了一桌極豐盛的酒席，也不邀約外人，二人就在家中痛飲。飯後剪燭西窗，越談越捨不得睡。

一宵易過，忽聽雞鳴。陶鈞出看天色，冬日夜長，東方尚是昏沉沉的。陶鈞因與師父初次約會，恐怕失約，便想在東方未明前，就到江邊去等，以表誠敬。許鉞也表贊成，便執意要送陶鈞，並在江邊陪他。陶鈞因師父說過，許鉞與他無緣，惟恐師父不願意相見，便想用婉言謝絕。纔說了兩句客氣話，許鉞忽然搶着說道：「賢弟你難道看愚兄命在旦夕，就不肯加以援手麼？」陶鈞聞言大驚，忙問是何緣故。許鉞嘆氣道：「你見我面帶愁煩，再三盤問，此時愚兄已陷入危險，因知賢弟的本領雖勝過愚兄，但絕不是那人的對手，所以不肯言明。第二日忽然想起令師可以救我，雖然說我與他無緣，但他既肯指引我的門路，可知他老人家尚不十分鄙棄我。恰好我的仇人與我約定，也是今日上午在江邊見面比試。所以我想隨賢弟同去，拜見令師，或者能借令師的威力，解此大難。我

這幾日幾次三番想同賢弟說明，祇因年輕荒唐之事，不好意思出口。如今事機急迫，愚兄祇有半日的活命。現時天已快明，無暇長談，死活全仗賢弟能否引我去拜求令師了。」陶鈞見許鉞說時那樣鄭重，好友情長，也不暇計師父願意與否，便滿口應允。正待問因何與人結仇，這時見明瓦上已現曙色，許鉞又說到江邊再談，便把打好的包裹和銀兩提在手中，一同出門。路並不遠，到時天纔微明。江邊靜蕩蕩的，一些聲息皆無，祇有江中寒潮，不時向堤岸激潑。見小船不在，知道師父未來，二人找了一塊石頭坐下。嚴冬時節，雖然寒冷，且喜連日晴明，南方氣候溫和，又加以二人武功有根底，尚不難耐。坐定以後，許鉞便開始敘說以前結仇經過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